

时间浩浩荡荡地来

又悄无声息地走，

我不怕苦难随之而来，也不怕青春随之而走，

只愿你始终都在，让世界温暖可期。

山亭夜宴
——
著

YUAN WODE SHIJIE
ZONG YOU YIGE NI

愿我的世界 总有一个你

人气作家山亭夜宴
全新暖心力作

24 篇无关乎年龄，
只关于情感的人生感悟。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山亭夜宴——著

YUAN WODE SHIJIE
ZONG YOU YIGE NI

愿我的世界 总有一个你

*Wish you always be
in my world*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愿我的世界总有一个你 / 山亭夜宴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7-5500-3090-9

I. ①愿… II. ①山…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47661 号

愿我的世界总有一个你

山亭夜宴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策划编辑	薰 豆 涂继文
责任编辑	袁 蓉
封面设计	 A BOOK STUDIO 卜 Design 1092801781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6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3090-9
定 价	39.8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8-44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如果你爱过一个人，知道爱，你
就会无法容忍劣质的爱。这是骗不了
人的，还有，这跟年龄无关。



在小的格局里创造一种新的生活
模式，对于热衷过日子的人而言，似
乎从来不是什么问题。

目 录

|||||||

- 001 孤独村镇的几点渔火
- 014 一尺雪
- 024 林涧山寺的钟声
- 035 龙焙茶
- 046 梅花书屋
- 057 蟹会
- 068 七月半
- 080 香市
- 091 琉璃与蔷薇
- 101 胭脂扣
- 112 闻香识女人
- 122 沐浴与内衣
- 132 西门家的餐桌

- 143 花汁糖露
- 152 夜访沈园
- 162 活色生香
- 171 生与死，契与阔
- 180 东角楼下
- 188 楼船
- 195 三生石
- 204 荷叶杯与筵席
- 215 大海那边的朝露
- 225 梅红匣子
- 236 水色林光

孤独村镇的几点**渔火**

|||||

“你离婚了？”

“没结成。”

|||||

一年也热闹不了几天，只有过年之前的那段时光，家家户户忙着筹备年货，为了团圆的热闹喜气，而期盼地等待。

禹汐想趁着春节前尽量到处走走，这会儿票价还有折扣，人也不算多，不至于到哪儿都挤满了人。她来找我时，我正为新买的书找地方安置，毕竟它们放在地板上已经有些日子了。

“你的福康店怎么办？”我问。她辞职后在家打理一家小店，也帮人代收包裹。

“关门几天没关系。”她不在意地说。

“阿姨一个人在家没关系吗？”

“有亲戚来家里住两天，有人的。”

我忽然对她笑了笑，这才是她急于出行的原因吧。禹汐很快订了火车票、住宿的旅馆，行程由她一手安排，我看到她发来的确认信息才知道旅行的目的地。

“为什么是这里，有啥好玩的？”我问，上一次去无锡是很久之

前的事了，逛了很多景点，到处是拥挤的游人。

禹汐忽然一笑，说：“找个清静点的地方待几天呗。”

“等到过年这里也挺清静，以前过年还放鞭炮，现在不允许了。”

“这是这里唯一的优点。”

她绝不会改掉说话呛人的习惯，但这通常表明她正为了什么事而烦躁，她看起来有心事，也许是那件事让她有了“躲”出去的念头。我浏览了一遍无锡的美食后，对她的安排，也没有异议。

出发那天的清晨下起了雨，我穿着一件厚厚的外套，坐在地铁上跟禹汐发消息。原本约了早上一同出门，我和她住得很近，时间充裕还能吃一顿热腾腾的早餐。她前一晚突然有事外出，我以为计划有变，她一再保证会准时赶来，于是我们分头赶去火车站。

到了火车站，等到检票时分，依然不见她的身影，心想着这回是要独自去旅行了。她的手机一度没打通，不知是因为下雨天还是什么缘故，禹汐不是言而无信的人，如果赶不来，一定是有重要的事耽搁了。

离发车前两分钟，她终于气喘吁吁地奔上了火车，我已经懒得抱怨或追问原因了，能赶来就好，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人没事就好。

她从背包里拿出一堆可口的早餐，应该是来的路上买的，保温瓶里有热腾腾的豆浆，味道很好。我只管自己大口吃，她拿着奶酪面包，若有所思地扫了眼手机屏幕。旅途的火车上，我们两个饿坏了的旅客，庆幸上了火车才开始下雨。

我想抓紧时间打个盹，火车上比较安静，这节车厢里稀疏地坐着

几个人。禹汐忽然拿手肘推了我一下，她踌躇地酝酿怎么解释迟到的原因，说：“早上差点赶不过来……”

“没事就好。”我说。

“我没事，”她看着车窗外的风景，火车早已驶离市区，穿过一片片田埂，“是因为别人，我去照看了一下，回来又晚了。”

“从家里来的？”问完，我立马有些后悔，谁还没个隐私，问那么清楚岂不尴尬。

她不以为意地摇头，说：“吵完架回来的路上发觉东西落了下来，再回去拿耽搁了很长时间。早上赶回家拿行李的时候还想着，万一赶不上，你先去等我，我搭下一班就来。”

“火车班次不少，长途车也有很多，不用担心，只要别告诉我你突然改主意不去了。”我笑道。

她没好气地白了我一眼，说：“我才不是这种人。”顿了顿，又说，“这几天发生的事，我自己也难以置信，要是不说出来，我快要疯了。我必须出来走走，离远一点儿好好想一想。”

哪怕要多等几班火车，我也要听她的“解释”。

禹汐没想到她和宁则维还会再次见面，听说他筹备结婚前正准备移居海外，谁知一波三折，婚事泡汤，几乎闹得不可开交。让她难以置信的是，她是在朋友的聚会上看到他的。她一个从事摄影的朋友坚持要给宁则维拍照，当时他穿着一身休闲套装，胡子没刮干净，不修

边幅的颓废模样，竟比他过去西装革履的模样顺眼多了。

“你被家里扫地出门了吗？”禹汐问他。没想到这年头男人被毁婚，下场会是这么惨。

他耸了耸肩膀，换作从前早就反唇相讥，人一旦今非昔比，连气势也会截然相反。他说：“我爸妈早就离婚了，我有自己的住处，一时半会儿还饿不死。”

“是嘛，你身上这件外套是还没付干洗费吗？”她故意讥笑道。

“借来穿的。”他干脆说。

“你离婚了？”

“没结成。”

两人冲着对方一笑，同时各自走开去别处。

伴随乱七八糟传闻一身的他，身边从来不缺女孩子，他拿着酒杯对禹汐致意，她也笑吟吟做了个挑眉的表情以示回敬。

聚会中知道两人过去的人，走来对禹汐爆了个内幕：“宁则维真是宁死不违啊。”

“什么？”禹汐随口一问，她并不真的想知道，光听说他被女方毁婚就很开心了，没必要知道那么多细节。

“他在结婚前几天，让未婚妻的朋友看到他和别人在一起，未婚妻本来是要忍下来的，但女方家里也知道了，坚决不同意。”

“家人识大体。”禹汐道。

“女方家里一直不同意，听说她以前有个很不错的对象，他们本

来就是被拆散的，出了这件事，家里全闹开了。”

“他未婚妻及时醒悟了？”禹汐不禁问。

“听说是他没有挽留，”那人说话时表情一阵怪异，仿佛有些人的感情世界是要时不时上演一些戏剧性的转折才像是生活，“人家姑娘心灰意冷就走了。”

“他是在内疚？”禹汐奸笑了起来，怎么可能？

那人也在笑，说：“他受这件事的影响也不小，后来还从公司辞去了他的很有前途的工作。”

“不是说两人在一家公司吗？”

“是啊，女方的父亲是公司股东。”

禹汐耸了耸肩，佯装惋惜。

火车到站了，我和禹汐各自从行李架上拿下背包背上，她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一边问：“后来呢，怎么说？”

她将喝光的牛奶罐扔进垃圾桶里，边走边说：“他后来搬家了，以前跟他母亲住在一起，现在家里接来了他外公外婆，他的房间让了出去，自己租房子在外面过。”

“感觉一下子变得很惨。”我说。

“是啊，我跟以前的同学朋友说起时，没有人敢相信，还大呼小叫地说‘宁则维吗？你确定是他？’有什么奇怪的，风水轮流转，谁都有可能走霉运。再说，他还是太子爷，只是不愿意去他爸公司上班，

坚决不去。”禹汐云淡风轻的语气中似乎藏着几分钦佩的意味。

我刚要继续打听，她已经下了火车，招着手说：“快、快，这个点餐馆人应该不多，我们去没准还能找到个不错的位子。”

我们吃饭的地方距离江南第一豪宅薛福成故居不远，商量先去吃饭还是先放行李时，她说：“酒店我退了，另有个地方也可以住。”

“哪儿？”我有些踌躇地问，我知道她在无锡有亲戚，曾听她提起过。但无论亲近还是疏远，我也跟着去不太好。

“我大外婆的家，”她顿了顿，叹了口气，说，“我小时候经常来这里玩，过年过节也来，比待在家里开心得多。大外婆和外婆是双胞胎，比外婆早生几分钟，外婆算是子孙满堂。大外婆的丈夫在香港去世，她儿子和女儿那时都在国外，外婆总想接她去家里住下来，两个老太太彼此也有个照应。大外婆不肯，她怕家里没人，会错过丈夫和儿女回来。她去世前的一段时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想着来看看她，那时我已经好几年没来看望她了，可能她都不记得我了。”

“她记得吗？”我问。

禹汐点点头，眼神直直地看着前方，说：“记得，她的记性很好，意识非常清醒。她一看是我，好开心，笑得那么开心，我差点都掉眼泪了。她一个人冷冷清清地过了大半生，在那个年代，她还惦记着外婆，她的双胞胎妹妹。外婆那时一个人的收入要养活一家人，外公因为做了些小生意，每个月的收入被没收，持续了很多年，家里还要赔出去很多钱。大外婆一个人从无锡来上海，她一向很少出门，带了钱

和吃的来帮外婆的忙。我妈以前常说，她是大外婆带大的，她们很亲，要我长大也要孝顺大外婆。我爸妈离婚那会儿，家里天天闹得鸡犬不宁，我妈那时精神状况不好，我爸天天不回家……”她停顿了下来，转头看了看我，说，“就是街坊传的那些，半真半假吧。那时我才明白，亲戚朋友对我家殷勤是看在我爸的面子上，他在外面出手很大方，也很有办法，找他帮忙的人很多。我妈年轻时时常有人夸她漂亮，说她好福气，会持家又能干，一到他们离婚，一个个明里暗里都说我妈不好，说她太爱打扮，花钱大手大脚，不是过日子的人。”

禹汐避开脸去，声音缓缓地飘过来，仿佛是看过无数次的老剧情，早已波澜不惊。印象中，我不记得她父亲曾出现在她们母女居住过的屋子，邻里街坊认识她父亲的人很多，尤其是男人，对她父亲赞不绝口，出手大方确实很得人心。反倒提到她母亲的人很少，隔三差五在买菜、散步的路上遇见，人们也是老远点个头就别过脸去。我听说过一些难堪的流言，但从未与禹汐说起过这些事。

古运河上亮着绚丽的灯光，河上的游船往来其间。

禹汐的大外婆家靠近大运河风景区，远处是高楼建筑，景区周围的房子保持着古老的斑驳，拿着专业相机和手机的游客们缓缓地游走在街巷里。

“以前觉得这里很吵，节假日尤其不得安宁。大外婆在世的时候，她在国外的子女们打电话问她房子的过户手续，她知道他们转手就会

卖了房子，就拖延了很久，有时一天两三个国际长途打来问她考虑的结果。外婆知道后很生气，这么多年来人也不回来看望一次，一打电话就要钱、要房子，亲戚间都替大外婆不平。大外婆有回生病住了几天院，他们国际长途打到了外婆家，追着问房子的事，外婆气得边哭边骂，我们这里还不知道大外婆生病住院，我妈和两个亲戚赶来无锡，跟邻居打听是哪家医院，一到医院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就是抱头痛哭。那一次，大外婆决定不再等了，她知道她等不到了。”禹汐站在木窗后的阴影里，望着远处的运河。

我轻手轻脚地放下行李，客厅里有张矮矮的书桌，桌角十分纤细，不着半点漆。靠窗的一张方桌，窄窄地恰好挤在窗口，桌上铺着蓝色的格子桌布，一个牛奶玻璃瓶置放在中央。禹汐来的路上买了一些花，修剪了一番插在瓶子里。

她放下剪刀，收拾清理干净，然后踩在一把脚凳上，从柜子顶层抽出棉被，说：“棉被足够了，都是这两年我住在这里后新买的。”

“后来怎么样？”我问，同时接过她手上的棉被。

她转身去抽另一条布满碎花的抱枕，说：“大外婆去世后我们才知道，她把名下的房子留给了我和母亲，余下的钱大部分给了外婆，其余的给几家亲戚分了。亲戚们很不开心，但也知道这么多年都是我妈在照顾大外婆，我妈每年会陪大外婆住两三个月，亲戚气完也就算了，分到的钱不多，外婆把自己的那些给了他们，也算相安无事了。”说到这里，她险些从脚凳上摔下来，幸好及时撑住另一边的墙，我吃

了一惊，忙道：“你没事吧？”

“没事，”她从脚凳上跳了下来，笑了笑说，“我以前摔过一次，后来学精了。”

卧室里仅有一张窄床，客厅里有张竹榻，我想着待会儿是不是由石头剪刀布来决定谁睡哪里。她找出一个取暖器，表情古怪地说：“这个，晚上应该有用的。”

“你不打算客气一下吗？”我不死心地说。

禹汐眨了眨眼，笑道：“客气啥？你睡竹榻，不用客气。”不等我有反驳的机会，她接着说，“晚点再去逛南长街吧，现在先去打牙祭，我饿得快昏过去了。”

我不死心地看了眼卧室一床厚厚的棉被，坐在窗前的方桌边，眺望运河的方向，忽然感到很安静，连饿着的肚子也可以暂时放一边了。

方桌上还有几段残留的花枝、花瓣，她将褪色、变薄的窗帘换上一块鹅黄色面料，边角周围绘上水果、蛋糕等图案，清新又可爱。我猜一时半会儿她还不打算出门，便打开背包整理东西。

禹汐换掉一些陈旧、破损的物件，从衣柜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日用品摆出来，说：“东西早就买好了，我妈总是说没人住，没必要花费添置。”

“这里是你们另一个家啊，怎会不必要？”我好奇道。

她苦笑着摇了摇头，长长地叹了口气，说：“这就是我早上差点没赶上火车的原因。大外婆的几个子女派了律师来打官司，第一个追